



薛西佛斯之死

在希臘神話裡，薛西佛斯因為惹怒眾神而遭受處罰，從此必須日以繼夜地推著巨石上山，巨石在到達山頂後又會滾落，薛西佛斯得再接著把石頭推上山，無止盡地。

薛西佛斯之所會受到處罰的幾個說法中，我最喜歡的是他洩露天機，壞了邱比特(還有人說是宙斯，沒什麼分別，反正都是好色之徒)好事而被秋後算帳的版本。河神阿索波的女兒被邱比特拐走，老父發覺寶貝女兒失蹤了，找到薛西佛斯訴苦。成天閒閒沒事晃來晃去的王國統治者薛西佛斯恰巧目睹了這宗擄人案，答應告訴阿索波是誰擄走女兒的，但作為交換，他希望對方賜水到他的柯林斯城內。荷馬史詩中還提到，薛西佛斯用計銬住了陰差，搞得人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死人，冥王受不了地獄的業績掛零，只好拜託戰神把他的業務從薛西佛斯那裡救回來。

神話中，薛西佛斯的人格特質象徵著雖然反抗體制卻具備世俗化特徵的不服從精神，做為一個肉體凡胎膽敢出賣奧林帕斯山上的神祇，還非法禁錮執法人員。另外一個版本裡，被抓進地獄的薛西佛斯要求要回陽間處罰他那無情無義的妻子，冥王答應他的要求，薛西佛斯回去了，然後他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最後薛西佛斯依然被體制給懲罰，眾神認為推石頭這種枯燥的勞動是全然的虛無與痛苦，應該能給這個不尊重神祇的惡棍教訓。神話到這裡就結束，荷馬沒有補充薛西佛斯是怎樣看待勞動的。

接著，卡繆承接了這個世界的荒謬，並且將存在之虛無放在薛西佛斯的勞動身上。在卡繆的觀點裡，他人之所以認為薛西佛斯必定是痛苦的，源自於眾神試圖用無盡勞動對其處罰的意圖，他人如果認同了眾神隊無盡勞動的定義，認同這種嚴峻的刑度，薛西佛斯就會痛苦下去。但在卡繆的寄託中，薛西佛斯將會生產另一種力量來抵抗，使得他推起巨石上山這個行為昇華為對世界的恆久拮抗，他的勞動同時具備著抵抗特質，一如他對神祇的進犯與剝削，在薛西佛斯的面前，他每推起巨石到達山頂一次，就像給這些編派刑度的諸神一次挑釁—你們從來沒有處罰到我，反而是在證明這樣的反抗對你們一直都是有效的，我能使你們感到焦慮，而你們無法打敗我—

薛西佛斯利用勞動來重複抗爭，但那樣的勞動在當代卻逐漸失去力量。

被新自由主義制約後，人類很難領略身體勞動本質上的意義其實是對生命的追求，對生存感的追求，因為勞動而感覺活著，透過勞動得到的交換真切地對抗這個世界。在新自由主義之後，薛西佛斯的巨石被取走了，但他仍然上山下山在找那顆巨石，那個原本是刑具，後來變成武器的巨石，一旦失去他，他的抵抗就失去對比了。

在勞動已經被稀釋淡化的當代，新自由主義在我們所不可見的金融前沿瘋狂竄改這個世界對於物質認知的定義，勞動遭到貨幣支配，任何的物質都可以標價，在這個流程中缺損遺漏的成本，最後會作用在所有人身上，但是某些人可以施展慣用的伎倆再度遠離災厄，想想人類願意花錢買贖罪券的事情都有了，在貨幣提供這麼多支付型態的當今，要說有什麼不明確的交易可能，就是人類還不知道地獄能不能用虛擬貨幣而以。

我處在的勞動場域與薛西佛斯的山嶺有幾分雷同，利用身體勞動展現對抗環境之精神此際忽強忽弱，我選擇在勞動意義死亡以前寫好他的訃聞，祭奠身體勞動之痛苦，接下來的，將會是巨大的蒼白，那是一個勞動失去重量，而奧林帕斯山上的眾神依然存在的時代。

如果生命的意義在於過程，新自由主義會問你，你的時薪多少。